

英汉对照

名家散文选读

(一)

夏济安译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ESSAYS

VOL. I



今日世界社出版

名家散文選讀

夏濟安譯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ESSAYS VOL. 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 A. Hsia.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2nd printing

October 1976

譯者簡介

夏濟安先生，名澍元，生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腦沖血逝世。

夏先生於一九四零年，在上海光華大學英語系畢業，其後曾在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擔任教職。一九四九年，在草創時期的香港新亞書院執教。一年後去台，受聘為台灣大學外文系講師。一九五五年春，赴美進修，半年後回台，創辦「文學雜誌」，培養了不少年輕的作家。一九五九年三月，再度赴美，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客座副教授。

夏先生生前，用中、英文發表的譯著頗多，是一個孜孜不倦、卓然有成的學人。

CONTENTS

目 錄

序	①	夏濟安
Jonathan Edwards		愛德華茲
<i>The Flying Spider</i>	⑨	飛蜘蛛
Benjamin Franklin		富蘭克林
<i>The Ephemera</i>	②①	蜉蝣
<i>The Handsome and Deformed Leg</i>	②④	美腿與醜腿
Thomas Jefferson		傑佛遜
<i>Education for Democracy</i>	③①	民主教育
Washington Irving		歐文
<i>The Author's Account of Himself</i>	④⑨	作者自叙
<i>Rural Life in England</i>	④④	英國的農村生活
<i>Westminster Abbey</i>	⑤④	西敏大寺
William Cullen Bryant		勃拉恩脫
<i>On Poetry in its Relation to Our Age and Country</i>	⑦④	詩歌與我們的國家和時代的關係
Ralph Waldo Emerson		愛默森
<i>Beauty</i>	⑨②	論美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
<i>The Old Manse</i>	⑩⑤	古屋雜憶

序

「名家散文選讀」第一卷和第二卷所收的文章，從美國殖民時期起，迄南北戰爭爲止。這個時期裏的美國文學還沒有完全擺脫模仿因襲的風氣；從這幾篇文章裏，我們至少可以看出：美國那時候的作家即使不存心模仿，心裏總念念不忘歐洲那些大作家。美國民族文學的產生並不是一蹴即得的；美國人經過一大段學習的時期，苦心研究別人的長處和自己可能的長處，然後自信心漸漸建立，利用本國特有的材料，發揮本國特有的天才，最後才有純粹的受人尊敬的美國文學產生。中國新文學現在正處在學習時期，美國人的學習和創作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很多。

兩卷所收作家共有十一人，這時代裏的重要作家，除了少數例外之外（如愛倫·坡），已經大多收羅在內。

其中愛德華茲的「飛蜘蛛」，不算是他的代表作。愛德華茲的思想，正是「五月花」船上和麻州海灣公司裏美國先民的清教思想。清教在美國殖民地早期，幾乎成爲國教；教會權力如此之大，在近代史上是罕見的。到了愛德華茲那時候，清教已漸失勢；愛德華茲是清教迴光返照中的最後一個大師。我們選他，一則是因爲我們尊重清教徒

在美國歷史上所佔的地位，再則是因為：清教徒嚴肅的態度無形中仍舊是美國民族性裏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富蘭克林恰巧相反，他所代表的是美國民族性裏世俗的、實用的、科學的這一面。愛德華茲是歐洲加爾文教派在美國的發言人，富蘭克林則是歐洲理性主義在美國的先鋒。這兩種歐洲的思想，都被美國人所吸收，形成了美國文化。

傑佛遜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大功臣。他的民主思想受洛克、孟德斯鳩等的影響很大。但是他採用了歐洲的思想，在美國付諸實行，而且獲得極大的成功。

歐文的散文以流利馳名，他模仿英國十八世紀的散文，十分成功。以後美國民族自尊心抬頭，對於歐文這種從事模仿的作家，未免覺得不滿（請參看第二卷梅爾維爾的「霍桑論」）。但是他在歐洲文壇上的地位，使得歐洲人對於美國文學刮目相看。美國文人從此以後獲得更大的自信。他的「見聞雜記」中介紹英國的風土人情，無疑也促進了英、美兩國的瞭解。

勃拉恩脫、愛默森、陸韋爾都是詩人。我們這裏所選的只是他們的散文。勃拉恩脫和陸韋爾都是深愛美國的人，這從「詩與我們的國家和時代的關係」以及「二百年前的新英格蘭」二文中可以看出來。勃拉恩脫首先指出：美國可以有她自己的詩。這點預言，到了今天當然是證實了。陸韋爾用美國北方人（所謂 Yankees）的方言所寫的 The Biglow Papers，更是開美國當代汗牛充棟的方言文學的先河。他們兩人的詩的形式，大體上儘管是模仿英國詩的，但是他們對於促進美國文學獨立運動的功勞，實不可沒。

愛默森在當時是美國第一大思想家，非但美國人崇奉之若聖人，歐洲人（包括亞諾德 Mathew Arnold）受其影響者也頗不乏人。他

的思想，強調個人的尊嚴，闡明自律自立的重要，這也是形成美國「個人主義」的很重要的一種因素。他是個先知，他鼓舞起美國人的活力；美國人奮發有為的精神，受他的影响不小。

霍桑是個深刻沉鬱的小說家。可是我們所選的「古屋雜憶」只能表示他比較輕鬆的一面。他對於人生和自然觀察的深刻以及他的文字技巧，從這篇散文裏也可以看出一二。

霍姆斯是個輕鬆的作家，他的「愛德華茲論」所研究的問題，很是深奧，但是他的合理的態度和機智的談鋒，使得這篇很「重」的散文，讀來一點也不枯燥。

梭羅是個「怪物」。他對於政治的興趣雖然很廣，我們所選的只是他描寫自然界生活的兩篇文章。他徹頭徹尾的追求浪漫的理想；他在荒野森林裏面，可以看出宇宙人生的真理。

最後一篇是梅爾維爾的「霍桑論」。梅爾維爾認為美國可能產生她的莎士比亞；他對於霍桑推崇備至。霍桑在今日已經公認是美國最重要的小說家，梅爾維爾本人的「白鯨記」也被認為是人類少數偉大著作之一。梅爾維爾對於美國文學的信仰是有他的道理的，梅爾維爾以後的美國文學又展開了新的一頁。

從我們這一選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可以看出來：當時所謂美國文學的地域，實在非常狹小。十一位作家之中，只有傑佛遜一人是生在南部的維基尼亞；其餘十位都是擠在東北部一隅，而這十位之中，除了歐文和梅爾維爾生於紐約之外，其他八位統統出生於麻薩諸塞州。以一州之微，而要擔任美國全國主要文學創作的任務，這實在是一個奇蹟。麻州文風之盛，本州的人自將引以為榮，但是美國東北部一隅，當然很難代表美國全國。那時候美國版圖正在擴展中，許多州還沒有成立，在已成立的各州中，寫文章的人也有，但是傑出的很少

（愛倫·坡長大於南方，但是他也是生在麻州的波士頓的；林肯生於肯塔基州，那是當時的「西部」最傑出的人才了），文人幾乎都集中在麻州波士頓劍橋一帶（尤其是霍姆斯那時為甚）。麻州的文人和歐洲文明的連繫，反而比較密切；他們這些人在美國本國旅行，反而沒有比到歐洲去旅行那樣起勁。麻州的文人大多比較文雅，只有梭羅是個「野人」， he 可以和「禽獸為鄰」。梅爾維爾四海飄蕩，更到了不少奇異的地方。梭羅和梅爾維爾以後的美國文人，視野比較開闊，作風比較粗野（當然承繼文雅傳統的仍舊大有人在），美國也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這種文學也許更能代表美國的「大國之風」。

上面這些話無非要說明：這裏所收的作家，因為時代環境的關係，並不能很明顯的表示美國的特性。但是知道美國的過去，也許使我們更能瞭解美國的現在。美國的文學，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我們所選各文，大致普通選集中都有，在美國都可以說家喻戶曉之作，因此編選工作，並不費事。所選之文，除了應有的記事文與論說文之外，我們還特別注意「作家研究」，因此這幾篇文章之中，倒有三篇是「作家研究」之類的文章：一是愛默森的「梭羅」，二是霍姆斯的「愛德華茲論」，三是梅爾維爾的「霍桑論」。

編者於編譯本書時，曾得王鎮國先生助力甚多，特此誌謝。

夏濟安

一九五八年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約拿丹·愛德華茲 (一七〇三——一七五八)

一部美國文學史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最初一百年是宗教文學；接下去一百年，第十八世紀，是理性文學或政治文學；第三個階段的前七十五年是浪漫派文學，後七十五年是寫實派文學及繼起的自然派文學。約拿丹·愛德華茲是美國宗教文學最後的傑出作家。

美國宗教文學所代表的，是清教徒的思想。「清教徒」(Puritan)在現代已成為罵人的名詞。凡是律己過嚴，責人太苛，或對任何事情過份熱心的人，都可能蒙上「清教徒」的雅號。但當初開墾美洲的英國清教徒，他們的生活確有許多值得我們愛慕之處。他們的倫理可以總括爲：節制、公正、和虔敬三種美德。他們性喜恬淡，愛從簡樸的日常生活中尋求樂趣。他們具有旺盛的智力，其思想之謹嚴有序亦大足爲後人所取法。

在美國，鼓吹加爾文教義最力的宗教家之中，約拿丹·愛德華茲是最後一個，也是最偉大的一個。他於一七零三年十月五日生於康涅狄格州的溫莎城(Windsor)。他是獨子，排行第五，有姊妹十人。由於找不到適當的學校，他從小在家裏攻讀，一七一六年始進入耶魯大學。愛德華茲幼時已流露寫作天才，本集所選「飛蜘蛛」一文就是進大學之前在十二歲時的傑作。

一七二零年九月愛德華茲畢業於耶魯大學，嗣後在耶魯大學所在地新港繼續研讀了兩年神學。在紐約做了八個月長老會的牧師之後，回到耶魯去做教師，至一七二六年辭職，到麻薩諸塞州的諾桑普頓

城 (Northampton) 去幫他外祖父所羅門·史托達 (Solomon Stoddard) 主持該地教區。

史托達死於一七二九年，剩下愛德華茲獨自主持教堂。他成爲一個聲譽極高的佈道家。

一七四七年，愛德華茲所轄教區的民衆開始公開反對他，認爲他的教理過分嚴格。他終於一七五零年被迫離開教堂，是年七月五日，他寫道：「如今我被拋棄在茫茫的人海上，我不知道自己和我那人口衆多、負擔重重的家庭將如何結局。」第二年他到麻薩諸塞州的斯托克橋 (Stockbridge) 去給印地安人傳教。他在那兒於一七五四年完成了使他聞名後世的一篇論文「意志的自由」 (The Freedom of the Will)，有人說這篇論文是美國文壇對於抽象思想的唯一貢獻。它將加爾文教作簡明的陳述，並作合理的辯護：當宗教本身行將衰敗的時候，這篇論文却給它在哲學上樹立了最偉大的紀念碑。

一七五七年愛德華茲被聘爲新澤西學院 (即爲普靈斯頓大學之前身) 院長。他在一七五八年一月就職，而在當年三月二十八日死於天花。臨終之時，他請人把下面的遺言帶給他的太太：「告訴她」，他說：「我相信那種久存於我倆之間的非常連繫是屬於精神的，因此它將繼續至永遠。」富有詩意和神秘氣質的他，至死還是一個謹慎的邏輯家。

THE FLYING SPIDER

May it please your Honour,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have happily seen of the wondrous way of the working of the spider. Although every thing belonging to this insect is admirable, there are some phenomena relating to them more particularly wonderful. Every body that is used to the country, knows their marching in the air from one tree to another, sometimes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or six rods. Nor can one go out in a dewy morning, at the latter end of August and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but he shall see multitudes of webs, made visible by the dew that hangs on them, reaching from one tree, branch and shrub, to another: which webs are commonly thought to be made in the night, because they appear only in the morning; whereas none of them are made in the night, for these spiders never come out in the night when it is dark, as the dew is then falling. But these webs may be seen well enough in the day time by an observing eye, by their reflection in the sun-beams. Especially late

飛蜘蛛

願此文博大人一笑：

蜘蛛的某些奇異動態，我曾有幸目睹。這類昆蟲的一舉一動都令人驚奇，其中有些行跡實在奇妙得不可思議。凡是習居鄉間的人，都曉得它們如何從樹與樹之間騰空而行，有時兩樹相隔遙達五六竿^①。你若是在八月末梢或九月初挑一個有露的早晨，到郊外去走走，一定會看到許多蜘蛛網張在樹木的枝幹間，網上掛着露珠，易被肉眼所觀察。一般人都以為蛛網是在夜間織成的，它們似乎只在早晨出現。然而事實上蛛網決沒有在夜間織成的，這種蜘蛛從不在天黑之後露水下降的時候出外工作。但這些蛛網在白天陽光的反映下，也會被留心觀察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在傍晚，那些介於人眼和天邊的蛛網，

① 每竿相等於五碼半。

in the afternoon, may these webs, that are between the eye and that part of the horizon that is under the sun, be seen very plainly, being advantageously posited to reflect the rays. And the spiders themselves may be very often seen travelling in the air, from one stage to another amongst the trees, in a very unaccountable manner. But I have often seen that, which is much more astonishing. In very calm and serene days in the forementioned time of year, standing at some distance behind the end of an house or some other opaque body, so as just to hide the disk of the sun and keep off his dazzling rays, and looking along close by the side of it, I have seen a vast multitude of little shining webs, and glistening strings, brightly reflecting the sunbeams, and some of them of great length, and of such a height, that one would think they were tacked to the vault of the heavens, and would be burnt like tow in the sun, and make a very beautiful, pleasing, as well as surprising appearance. It is wonderful at what a distance, these webs may plainly be seen. Some that are at a great distance appear (it cannot be less than) several thousand times as big as they ought. I believe they appear under as great an angle, as a body of a foot diameter ought to do at such a distance; so greatly doth brightness increase the apparent bigness of bodies at a distance, as is observed of the fixed stars.

But that which is most astonishing is, that very often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se webs, spiders sailing in the air with them; which I have often beheld with wonderment and pleasure, and showed to others. And since I have seen these things, I have been very conversant with spiders; resolving if possible, to find out the mys-